

颜值只算敲门砖，演技才是试金石

近日，艺考成为热门话题，百里挑一的录取率和考生出众的外貌，引起众多网友关注。尤其是“艺考高颜值考生”已被顶上热门话题榜单的前十名。艺考生在长长的候考队伍中如坐针毡，看客对其外表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”，好不热闹。

犹记得去年关晓彤、张雪迎、赵嘉敏等“国民闺女”扎堆参加艺考，“高颜值学霸”连日成为网站热搜词，一时激起涟漪无数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对表演系考生外貌评头论足，也属人之常情。在竞争激烈的影视圈，一张上镜的脸是得天独厚的资本，君不见人们津津乐道于夏梦、林青霞、关之琳等女明星的“美颜盛世”，同样有数以万计的迷妹为银幕上英俊小生的登场兴奋尖叫。只是，在专家眼中，颜值恐怕并非艺考的关键指标。专业道路面前，美貌只是敲门砖之一，那么，这些百里挑一的“幸运儿”能否对得起“表演”二字？

坊间有“北影出明星，中戏出演员”之说。的确，中戏毕业的演员，台词功底和形体没得说：姜文、陈道明、陈宝国、巩俐、章子怡……在网上不难找到章子怡艺考初试朗诵诗歌的视频，虽稚嫩但颇具灵

气。外行看热闹容易觉得，北影的学生颜值相对更高，星味更浓：杨幂、郑爽、黄晓明、赵薇、古力娜扎、景甜……只是2005年以文化课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影表演系本科班的杨幂，近年来佳作不多，更多时候被称为“时尚流量女王”……但同样北影出身的周冬雨，去年凭一部《七月与安生》获评第53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，让人看到24岁的她在蓄力突破自己。

行家都还记得，巩俐凭《红高粱》、章子怡凭《我的父亲母亲》各自在第38届与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崭露头角时，分别只有23岁和20岁。这样一比，这些年30岁上下的当红明星，在最好的年华，又有几人有大奖傍身？

毕竟，美貌在艺术面前最多只是敲门砖，远远不是试金石。说到底，艺术道路需一步步走，实现梦想得靠作品说话。没有实力，哪怕红极一时也只是流量明星。在好莱坞甚至邻近的日本韩国，无论是24岁斩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的黑木华，还是22岁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的西尔莎·罗南，都已经让中国演艺圈的同龄人望尘莫及。

（姜方）



章子怡



西尔莎·罗南

网络文学生命力在“走心”而非“技术”

电视剧《花千骨》原著被指涉嫌抄袭四部网络小说；著名作家金庸也将作家江南告上法庭，认为江南早期网络小说大量使用“乔峰”“令狐冲”等人物涉嫌侵权；闹得最沸沸扬扬的还要数年度热播剧《锦绣未央》，该剧被指涉嫌抄袭200多部小说，一些“看不下去”的作家、编剧发起维权，将原著作者告上法庭……近年来，网络小说涉嫌抄袭的情况屡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。

为什么网络小说已然成为抄袭的重灾区？笔者认为，一是近年来IP概念日盛，一部文学作品能复合衍生出影视剧、游戏等多种文化产品，牵扯到越来越多的商业运作，以致引发各方对利益的竞相追逐，抄袭便成了迅速获取这种利益的一种常见手段。

二是当下一些当红网络小说种类、套路、结构基本固定，极易模仿抄袭。小说中的男主角要么修仙，要么成为霸主，女主角则是宫斗、遇见霸道总裁，此外还有穿越、重生等戏码，大量雷同的类型小说就是这样按照一个模子“创作”出来的。

三是网站编辑热衷于选择热销网文的“同款”。例如，《斗破苍穹》点击量超过30亿次，很多人写书时便会以这个框架来写同款小说，甚至连书中的人物性格都极为相似。而这，自然助长了网文写作的复制和雷同。

四是质量胜不过更新量。网文写作，一天三五千字的更新速度只是基础，有的甚至可以日更新上万字。为保持活跃度或更新速度，寻求更多读者

“打赏”，一些作者会东拼西凑或运用所谓的“科技”手段。他们花钱在网上买来“写作软件”，运用这种技术软件写作时，只需写上“遇到妖怪”“遇到暗器”或者“遇到美女”之类的关键词，便可以自动生成文，因为这些已经形成体系了，可以用软件去生成。

当下，网络文学写作呈现的技术化倾向越来越明显。这种技术化写作，实际上就是把网络文学创作当成一种生产线，写手就像一个技术员，引进一个热门IP就开始程序化操作。许多人物、情节和故事都由软件生成，而缺乏作者自己的生活感受和人生体验，由此炮制出来的作品难免思想贫瘠、内容空洞。

当然，技术性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元素，但它

绝不该成为文学创作的全部。无节制地使用技术性手段，必然导致雷同复制现象泛滥，作品缺乏丰富的生命体验，缺乏令人眼前一亮的个性化色彩。如此下去，网络文学写作会逐渐沦为一种机械化、标准化和技术化的生产制作模式。

网络文学写作日益严重的唯技术化倾向，究竟会使网文受益，还是走向末路？这不难回答。在新媒体等传播手段日益发达的当下，网络文学作者必须更加“走心”，时刻警惕唯技术化怪圈，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，用心创作，让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、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独具特色的个性化语言，这样才能在网络文学创作道路上走得更快、更远。

（袁跃兴）

艺术魅力不能靠“咆哮”传递



打开电视，不少频道都在那里吵吵闹闹，晚会主持在嚷，小品演员在吵，电视剧里在喊，连电影也少不了一阵阵的吼叫，似乎大嗓门已经成了舞台与屏幕的某种特征。

不知是生活中的喧哗影响了艺术，还是艺术作品里面不时地叫嚷反过来又激发了生活中的高音，总之，高嗓门好像已经成为最有力度的表达。尤其是小品，几乎没有不用大嗓门的，大嗓门也成了一些演员的看家本领，关键时刻如果不喊上那么几嗓子，似乎就失去了舞台气氛，可谓戏不够，嗓门凑。再看看那些电视剧，怒目圆睁、大喊大叫、哭天抹泪，也变作某些演员的基本功，义正词严需要高八度，胡搅蛮缠也常常以嚷嚷收尾，显示逗乐要用大嗓，表现悲情也离不开哭喊。

老话讲，有理不在声高。喊叫的日益泛滥，是剧情需要，还是演员功夫不到家，或是导演本身就是个高音喇叭的爱好者，我不知道，但优秀的作品和出色的艺术家绝不依赖大嗓门，把握适度、忌讳夸张，恰恰体现的是表演的内在功力和艺术分量。最精彩的幽默完全可以不露声色，悲恸的情绪在抑制中更具感染力，通过言辞的撼人心魄也足以将情绪传递给观众。其实，作为艺术的一般规律，越夸张、越外露、越大张旗鼓，表达的效果也就越弱，虚张声势只会适得其反，令观众反胃。

含蓄、内敛、张弛有度，这才是艺术家的基本功。老一代艺术家于是之，一生的精彩表演无数，但从不以大嗓门取胜，从茶馆掌柜王利发到《龙须沟》的程疯子，我们看到的只是功力，即便是情绪的迸发，也找不到一点无度的嘶喊，而是一股直抵人心的撞击力。著名演员冯喆表演的红色电影系列，从《金沙江畔》《南征北战》到《铁道游击队》，个个都是正面形象，但从来无需靠高喊来表达斗争的意志和革命的气魄。

不喊不叫，能不能作为审视艺术美的一项硬标准呢？在当今文艺作品喊叫过度的情形下，我认为，起码可以以此来评判演员的表演内功。其实，喜怒不叫、悲欢不喊、宠辱不嚷，这个并不难，难的是很多演员已经喊出了习惯，好像不喊不叫就缺了点什么。改变喊叫的习惯，首先应该意识到，一旦靠喊叫来表现情绪就证明了自己功力不足，是艺术的失控，就如生活中那样，喧哗是一种失范。

当我们期待反映时代、回报时代的优秀作品问世时，艺术工作者也应该在细微处下功夫，连嘶喊都控制不了，又如何创作那种“大音希声”的传世之作呢？

（陈原）